



## 规矩先保平安

□ 翟朝辉



布达佩斯驾校的学员在路上练车

站在百年布达佩斯到处都是古老建筑的街头,望着一个个飞驰而过的车,再看着各式各样、不太熟悉的指示标志,即使我曾在东南亚工作多年,即使我左右舵的车都能开,但我仍对在匈牙利开车感到没底。

拿国内的驾照,只要到匈牙利交管局对驾照进行翻译公证,就可以合法在匈牙利开车,但有效期只有半年。如果想拥有匈牙利驾照,必须要进驾校参加理论培训和道路考试。

进驾校考驾照是不二选择。就这样,在国内驾校毕业的十几年后,我再次坐进了匈牙利驾校的课堂。

上课自然要系统地学习交规。仅“右手先”这一项,老师就掰开了揉碎了,设计出不同场景进行演练,仅布置的练习题就有100道之多。

一般设计是在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左右前后都有车,让你说出车或行人通过路口的顺序。难度系数之高,实为我生平所罕见,有直行、让行的车,有左拐、右拐的车,有大拐弯、小拐弯的车,有主干道、让行牌,还有优先通过的电车、警车……

欧洲城市路窄,这种路口多见,倒不是在难为人,而确实是根据实际出发。老师说,交规考试共有55道题,允许错10分,但过路口的题只有5道,这5道题却一道不能错。错了,本次交规理论考试就直接挂了。原因无他,因为你如果不正确通过路口,那就意味着交通事故发生的必然性,所以为公众安全,你需要重新上课,再学交规,弄懂为止。

欧洲开车不仅重视人权,还强调路权。人权是指行人的优先权,即人要在便道上走,通过路口时使用人行道。当行人使用人行道时,在未完全通过时,车不会与行人抢路,而是会静待行人过马路。交通规则明确,人的行走范围只限于道,而路则是让车通过的。所以人不会在路上走,而车不会开到道上去。教练说,遇到这种情况,多看城市的美景,安心等待。

路权最直白的意思就是开车的优先权,当你开车在路上时,该走时你可大胆往前开,因为目前这条路就属于你,可在限速范围内开到上限,不必考虑路口、不用想到谦让、更不用担心行人会乱穿马路。而不该你走时,那你就得老老实实地停车等待。

对于执行公务的警车和急救车,必须要让,但让的方法却是,两车道上的车听到鸣笛后,均朝外侧开,主动把车道中间的路让出来。他们的车不走应急车道,认为应急车道是给故障车用的,而一旦走应急车道,真遇到故障车,那可就把堵死耽误事了。

交通标志往往大同小异,但一个异字就体现出不同的国情。匈牙利有一个道路标志是在国内没有的,并且恰恰这块牌子与开车关系最紧密。这就是主行线标志,一个菱形中间为黄方块的牌子,当看到它时,你就可以把车开到上限,因为路权此时就属于你。

主行线的标志可以说是确定了车行的主次,是一种规范性的体现。另外一个标志则让我感到科学性,这就是危险化学品运输的标志。在运输危化品的车辆后面,都会有醒目的标志,并且这个标志下面还有几组号码,号码是危化品种的分类。当运送危化品的车辆发生事故时,如果你在附近,报警时只需告诉车上的号码,警察一是会根据运送危化品的种类,建议你迅速离开还是可待在远处;二是及时有效调度救援车辆,针对性施救,以节省抢救时间。

欧洲人认为,在路上是最不安全的,所以想要安全,不是开慢车,而是要把车赶快开到目的地。欧洲小城窄路,车辆人均比例不比国内大城市低,为何车能跑得起来,并且还开得快?

右手先是条硬规矩,即让右手边的车先行。跟着匈牙利驾校师傅上路,在非主路的路口,师傅都会说“看右边”,而这个看,还不是从镜子里看,而是要完成一个扭头动作才算是看。

只有右手先,才不会构成匈牙利开快车的秩序。与之相对的另一个规则就是让行后。在与主行线相交的路口,往往会竖起倒三角形的让行牌或六边形的停车牌。在所有标识“让”和“停”的路口,车是真让和真停。一辆车需要让车时,会在路口一直等,以不妨碍要进入车道的车辆行驶速度为准,或许他要等到这趟车流完全过去,而不会在仍有快速行驶车辆的情况下,凭车技插进去。对于看见“停”的标志牌时,则要把车停下来,不管有车没车,心里默数3秒,再开车。

这样看,匈牙利既在规则上解决了“先”和“后”,又在教育上从娃娃抓起,使得国民整体的交通安全意识较高,让规意识有了深厚的根基。手握方向盘时,必须要时刻想安全。不管是右手先,还是安全先,但遵守规矩都是先,这样才能保平安。

瑞士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逾8万美元,年轻人持有普通大学文凭的仅占20%,仅具有职业教育文凭的高达55%。把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现象统一起来的,是瑞士完善平衡的双轨教育体制。

# 瑞士人不迷信上大学

□ 许安结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瑞士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逾8万美元,在全世界位居前三。与此同时,瑞士联邦教育、科研与创新署的统计数据却显示,目前瑞士年轻人持有普通大学文凭的仅占20%,而持有应用技术类大学文凭的占15%,仅具有职业教育文凭的更是高达55%。把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现象统一起来的,则是瑞士完善、灵活、平衡的双轨教育体制。

所谓双轨教育,是指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并行。九年义务教育结束后,仅有20%左右的瑞士学生会选择上普通高中,在高中学习毕业之后升入大学;而70%至80%的学生则是选择半工半读的职业学徒,学徒期满后正式踏入职场。在瑞士人的眼中,二者绝无高低贵贱之分。因为长期以来,瑞士逐渐形成了尊重劳动者和中小企业的商业传统,以及职业无贵贱、学历无终止的社会风气。只要经过严格的实践培训、掌握一门手艺、能够满足工作岗位需求的人,就会被视为人才。职业教育并不低人一等,年轻人并非只有上大学才有好出路,这不仅是社会共识,也是社会现实。

从经济角度讲,瑞士职业学徒的前景丝毫不亚于大学毕业。学徒工进入职业学校后就可领取企业发放的补贴,虽然每月只有700至1300瑞郎(4700元至8800元人民币),无法完全实现自给自足,但足以支付基本的生活费用,大大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相比之下,直升高中和大学的同龄人至少7年内仍需父母的全部或者大部分资助。此外,大学毕业后就业后虽然起薪高,但学徒出身的人进入职场早、工龄长,所以一名大学毕业生与学徒出身的同龄人相比,收入也没有明显优势。

瑞士这种独特的职业教育氛围的发展成熟,主要得益



特洛谢纳村口,赫本的半身雕像静静伫立。

在洛桑和日内瓦之间,有一个叫莫尔日(Morges)的小城市。这里四季鲜花常开,所以得名“日内瓦湖之花”。又因为著名影星奥黛丽·赫本晚年居住的地方,而被世界各国影迷所向往。

莫尔日的特洛谢纳村,只有600多名村民。村口有一个盛满水的石头水池,池水清澈见底。奥黛丽·赫本的半身雕像静静地立在水池旁边,梳着人们熟悉的短发。大理石底座下,镶嵌着奥黛丽·赫本用法文描述她在这里的生活:“我的很多时间都是坐在花园里,常抬头看天空,我想知道时光是不是还留在我的花儿身上。”

村口的椅子上,坐着两位当地村民,吃着面包聊着



“Sandang Pangan Papan”。清晨5点不到,楼下的清真寺已沉浸在齐整的诵唱声中。我将这句印尼俗语敲入电脑,意思是“衣服第一,食物第二,房子第三”。

“你知道吗,在苏拉威西岛的万鸦老,当地人宁可没房子住、没东西吃,也得打扮得漂漂亮亮出门”,印尼知名华裔设计师获得者迪迪一脸严肃地说,“对不少印尼人来说,时尚就是生命”。作为印尼创意经济有机组成部分的时尚产业,其发展梦想将如何与整个国家经济腾飞相结合?而在“一带一路”和“东盟10+1”合作框架下,中印尼时尚界的首次牵手将在何时何地,又将并肩走向哪里?

“这个要从印尼时尚的独特性谈起”,印尼时尚设计师委员会的创始人兼主席伊萨认为,印尼文化的多元性决定了时尚产业最基本的元素——布料和设计的差异性和丰富性,也赋予了印尼时尚发展之路以浓郁的民族和地域色彩。印尼设计师协会的主席波比则表示,印尼多元时尚文化的要义就是融合和包容,这已成为支撑印尼在国际时尚大潮中自成一派的历史遗产和现实基础,“印尼由17000多个岛屿组成,每个岛屿都有千差万别的民族、宗教和与之相关的文化,此外,印尼历史上还先后受到马来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阿拉伯文化、欧洲文化、日本文化的影响。因此,印尼时尚设计师更应该用好用足我们的文化遗产,同时也要充分汲取跨文化部分中的各类元素,并通过时尚产业将其发扬光大、走向世界。”波比说。

印尼的手工艺文化经过上百年的传承,已形成了独一无二又门类齐全的工艺体系,“用双手创造美丽”是印尼重要的文化遗产和时尚传统。印尼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国家,近年来引领伊斯兰世界时尚文化的能力逐渐增强,越来越多其他伊斯兰国家的职业买家每年都要多次往返雅加达。因此,重点打造“时尚工艺之都”和

于联邦政府、各州和行业协会“三位一体”的共同管理,以及各级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的共同资助。根据1933年颁布的《实施联邦职业教育和培训法》,瑞士联邦政府负责职业教育的全面规划、资金监控、教学质量评估等;各州负责职业教育方案的具体实施和监督,统筹“校企合作”,发布学徒岗位信息,制定本地区职业教育发展方向;行业协会负责基础职业培训,提供实习场所,并对职业教学大纲和考试标准提出建议。这种“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明确了职业教育领域的分工和职能划分,有助于职业教育优先发展方向的确立。2004年瑞士又根据形势发展修订了该法,要求各级政府财政方面进一步对职业教育给予“政策性倾斜”。

瑞士职业学校对师资有着严格的任职资格要求。教职人员既要先获得相应的证书,修完教育学、心理学及教学法课程,又要有企业工作经验,有的老师甚至是由行业人士兼职。职业学校的学生通常一部分时间在学校上课,学习理论知识,另一部分时间在企业学徒,学习职业技能。随着年级的升高,在企业学徒的时间比重也越来越大。与职业学校合作是瑞士企业求之不得的事情。对企业而言,接收实习生可以得到税收减免优惠以及技术熟练而又廉价的劳动力。因此,学生实习不仅是免费的,而且可以从企业得到一定补贴。在最后的考核指标中,学校理论知识学习和在企业学徒工作情况各占50%,无论理论知识考试未通过还是学徒期的师傅不认可,都将面临降级甚至拿不到毕业证的后果。

在此要特别指出的是,瑞士的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并非完全隔绝,而是能够真正实现“无缝对接”。职业教育毕业后,并不意味着“学历的终止”,更不意味着人生分水



瑞士拉绍德封钟表技术学校的学生在上实践课

岭。相反,瑞士的学生可从自身的兴趣、潜质出发,在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自由切换,灵活选择未来发展道路。职业教育的毕业生既可以转向全职工作,也可以在学徒期满后直接申请应用技术类大学。如果通过大学能力测试,还可以进入普通大学(即瑞士所称的一类大学)深造。

80多年来,作为进入劳动力市场和终身学习的基础,瑞士的职业教育更加顺应社会需求,减少了年轻人的失业率,为各行各业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专业技艺高超的“工匠”,有效推动了国家创新能力乃至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可以说,双轨教育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支撑起了高质量、高信誉的“瑞士制造”。

## 莫尔日小城谒赫本

□ 陈颐

天。看我们在奥黛丽·赫本像前照相,其中一位问我们是否会说法文,我用法语问他是否知道赫本的故居在哪里。他们热情地说,往前走,再转弯,就可以看到赫本的老房子了。

很多人对奥黛丽·赫本的美好记忆,是从影片《罗马假日》中美丽善良可爱的“安娜公主”开始的。赫本一生中荣获五次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1999年,她被美国电影学会评为“百年最伟大的女演员”第三位。

走着走着,看到一个单行老道的老街道,公交车站的名字就叫奥黛丽·赫本。车站设有乘客,四张椅子空在那里,不知当年赫本是否曾在这里坐过?一辆公交车驶过,车上没有几个乘客。

我们沿着乡间小路前行,边走边感受着赫本回归本源的轻快心情。路边看到一些房子,问路人赫本的房子在哪里,回答居然是抱歉不知道。

当我们最终在拐弯处看到赫本曾经居住的房子时,看到是一座年久失修的老房子。据说,现在是她的一个侄儿居住。

## 倾听时尚产业的印尼声音

□ 田原



2017年印尼国际时装周上,华裔印尼模特陈康莉身穿颇有中国蒙古族风情的礼服为时装秀开场

“伊斯兰时尚之都”已然是印尼时尚界不懈努力的方向。不过,迪迪认为,时尚界长期以来唯西方马首是瞻,但印尼时尚产业绝不能成为西方的附庸,必须建立健全设计体系和商业模式,“时尚产业是强大,不能只靠软实力,而要看是否有过硬的产品和成熟的产业体系,要看能否实现产业精细分工和规模经济效应”。

印尼时尚产业做大做强、走向世界之路在何方?印尼时尚设计师委员会主张,最紧迫的任务是在坚持独特性和高品质的前提下增强市场竞争力和适应力,这需要从一开始就培养以硬实力为基础的市场意识和市场能力,以及锻造由高标准、精工艺支撑的独有品质,“我们仍在追求这一品质而奋斗,同时还要确保自己的文化遗产在时尚领域不萎缩、不褪色,其中加快完善本土时尚产业配套体系尤其

是人才的培养和历练是重中之重,这方面巴黎可是用了几百年来打磨。但是,只要我们熬过了冬天,春天就不会远了”。

印尼设计师协会则主张,希望在青年一代身上,“任何时代里,年轻人总是对时尚最具热情的群体,他们不仅将时尚穿在身上,也将时尚融入其生活方式。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年轻的设计师、买手、博主有了更多、更快、更直接、更低成本获取、传播、研究和运用时尚信息的渠道和空间,推动时尚产业从内容到形式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印尼时尚能否真正发展为独具潜力的朝阳产业,还得看年轻人”。

“1月份我刚去重庆参加了国际模特大赛,我今年还想到北京、上海去看一看、学一学、闯一闯”,印尼的“时尚偶像”依克桑就是这群年轻人中的典型代表。谈及中印尼时尚界加强合作他有自己的想法,“虽

然在高端定制、特色手工艺和穆斯林服饰等领域,印尼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但印尼时尚产业较其他国家仍处于起步阶段,特别是成衣领域尚不具备整体竞争力,所以在产业现代化、规模化、品质化方面,中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早在1997年我有幸参加了香港国际时装周,当时就对中国时尚产业技术的先进性、市场的成熟性和融资的便利性叹为观止”,作为印尼“时尚教主”的波比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更远些,“中国已进入工业发展的成熟期和技术创新的加速期,中国时尚产业的成熟期和文化资源和卓越的生产能力,这要归功于中国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周到,尤其是对中小企业、初创企业的关照。这让印尼时尚界大受启发,时尚是艺术与产业的结合。当前创意经济在印尼国民生产总值中比例已达到了7%,解决了400万人口的就业问题,故必须改变‘政府在时尚产业中无能为力’的错误观念,发挥其引领产业发展、服务产业发展的主导作用”。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设计师泰克斯。他认为,中国的制造能力有口皆碑,如能帮助印尼提高产能,对双方均是有利的,“中国可参照美欧企业做法,通过特许生产和经营来投资并扶持印尼时尚制造和加工业、来帮助印尼增加时尚产业的附加值。我的一些设计现在就授权中国工厂生产或加工,希望中国设计师也能向印尼生产商授权”。他还建议,两国应通过强化协作来更好地服务社会阶层向上流动、国家品牌走向世界、亚洲国家融入全球时尚产业价值链高端的历史进程。

“我们何不携手打造‘亚洲时尚’品牌、共建跨国产业体系尤其是专业人才队伍和价值链标准?体育上有亚运会,为何不能有时尚界的‘亚运会’?我们完全可以协调步伐、共同举办‘海上丝绸之路时尚周’,今年北京,明年雅加达,一起向世界发出时尚文化和产业的亚洲声音。”泰克斯建议。